



访美散记

似

访美散记 似

本书作者手迹

访美散记

丁 玲著

责任编辑：袁 琦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装帧设计：胡 杰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1,000 印张：5.5 印数：1—16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78

定价：1.60元



作者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。



目 录

- 1 向昨天的飞行
- 6 二十九日又一页
- 10 爱荷华
- 12 国际写作中心
- 17 保罗·安格尔和聂华苓
- 24 五月花公寓
- 28 超级市场
- 33 橄榄球赛
- 37 约翰·迪尔
- 44 安娜
- 52 芝加哥夜谈
- 59 电影《锡鼓》和歌剧：十六个想
当演员的男女青年
- 64 中国周末
- 71 在梅仪慈家作客
- 77 纽约曼哈顿街头夜景

80	纽约的住房
86	汽车与计程车
90	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
96	罗伯特·佩恩
102	於梨华
108	伊罗生
113	养鸡与养狗
118	会见尼姆·威尔士女士
128	纽约的苏州亭园
131	People 杂志社的采访工作

附 录

139	我的生平与创作
147	我怎样和文学结下了“缘分”
155	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

向昨天的飞行

休息在百感交集里

八月二十九日，我离开了亲人，告别了朋友，坐上民航波音客机。普通舱里坐满了不相识的人。只有一对去美国探亲的夫妇、老早就认识却并不深知的朋友，坐得离我们很远，我们无法交谈。我不习惯，也不安地独处在人群中，望着舷窗外涌满飞逝着山似的、大团大团、大片大片、连绵不断的白云，飞机冲向没有云的天空。轰轰的声音，象在大海中的船只，我们驾驭着风云飞行。童年的幻想回到心头，充满了豪情，心在随着飞呀飞呀。我不是飞向上海，不是飞向太平洋，也不是飞向美国，我是飞向天外，飞向理想的美的世界。飞吧，飞吧！白云消逝了，风消逝了，想象消失了。舱里的人都酣睡了，我休息在万花筒似的百感交集里。祖国啊！你现在正在我脚底下，在我

身子底下，我要暂时离开你了。海岸的浅滩一寸一寸地在向后移，茫茫大海和荡荡空际在前边，只有阳光依旧伴送着我。你的美丽的小川，你的淳朴的人民，即使是短暂的一瞬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呵！祖国呵，长期的苦难堆压在你的身上，你现在真是举步维艰，旧的陈腐的积习，不容易一下摆脱；新的、带着“自由”标签的垃圾毒品，又象虫虱一样丛生。野心家们拼命挣扎，不甘退隐；忠良之士久经忧患，却年迈体衰；年轻有为的一代，正在经受考验。朋友呵，战友呵！千万把时间留住，要多活几年，你不能生病，不能瘫痪，不能衰颓，不能迷茫，你还有责任呵！年轻人呵！快些长大，不要消沉，不要退缩，不要犹疑，不要因循。要坚定无畏地接过老一代的火炬，你们是国家顶梁柱，你们是早晨八、九点钟的太阳，希望你们们身上。振兴中华，建设祖国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你们一代年轻人的肩上。

两个普通美国人的谈话

同舱里我认识了两位美国人。一个姓苏，中等个子，胖胖的，黄面孔，粗眉大眼，显得憨厚，有两撇短胡须，肚子已经凸出来，坐在头等舱的第一排，一看就是飞机上的常客。我心里猜想：大概是中国人，也可能是东南亚的人吧。我们同坐在第一排（由于民航局的安排，机组同志的热情，我们已经由普通舱搬到头等舱了）。他不声不响地望望我们，我们也不声不响地望望他。吃中饭时，他吃得很多，我们吃得很少。饭后，空中小姐递给每位乘客两张

要填写的单子，上面全是英文。老陈拿着两片不大的薄纸，仔细地看，原来是进入旧金山时要交给美国海关的，要用英文填写。这时苏先生说话了，他慷慨地说，他可以代填，并且说不着急，明天再填也不迟。这样，我们交谈了。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。他原是浙江宁波人，现在是美国人，在旧金山作旅游生意。谈到生意，他说中国的旅游生意不好作，一是条件差，一是有些当事人不懂行，缺少管理经验。他说外国商人有的很诡，可是有的人却轻信他们，要上当的；意思是不相信他，他是华裔。我问他愿意住在美国，还是在中国？他有点为难的样子。我便说：“生活可能是美国方便，条件好些。”他自然地笑了。我又问：“人情呢？”他不等我说下去，赶忙道：“还是中国，还是中国人嘛！”他笑得更舒适了。苏先生！我们生活都很忙。我们匆匆相遇，匆匆分手，我们很容易彼此忘却，然而你这舒适的笑容，却将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。人情是中国好，还是中国人呵！

第二位姓沈，是最近在中国表演过的圣地亚哥学生业余交响乐团的团长，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白俊的中国型的人。他穿一件刚从中国买的白绸子的绣花衫，大概是女式的，腰身有点小，男同志自然也可以穿，不过在中国，这显然是女衫，但在国际班机上，以后在国外，这些都将是无所谓了。沈先生和一个白种人的妇女坐在我们后边一排，天亮以后，不知怎的，他一眼认出我来了，一阵热情的寒暄之后，他告诉我他的家庭，他原是上海人；他的亲戚住在北京。他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专家，工作之余，领导着这个由各个学校的学生业余成立的交响乐团，利用暑假来中国演出。他们筹备许久了，经费都是募集来的。这次远航中国的演出大约用了二十五万元。团员不领工资。他把乐

队的指挥等人一一介绍给我，都是非常热情、有礼貌的美国人。沈先生最后郑重地讲他的感想，他最满意的事，他最愉快的心情。这些从心里涌出来的交响乐曲是多么的动人呵！他用大提琴的低调向我缕缕倾诉，他在几根颤抖的长弦上拉过柔和的弓。他说：“美国，美国的生活是紧张的、活跃的，我在这里学着，忙碌着，我学到一些东西。可是我看啊，看啊，大家都学习，都忙碌，为什么呢？为了生活，为了日子过得好些，为了花钱而赚钱。许许多多人生活不错，可是空虚，一片空虚。许多美国朋友，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我想回到中国去，我喜欢中国人是在为祖国，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而生活。但我已经出国了，我成为美国人了。我可以工作，但我工作为着什么呢？于是我苦闷了，我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。于是我筹备了。我为了这次访华演出，筹备了两年啊，好，现在，理想已经实现了。中国给我们团的一百零几个人都留下了好印象。以前，他们毫不了解中国；现在，中国在他们脑子里是一个实体，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国家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的友好，这些将永远留在他们脑子里。他们是年轻人，非常非常年轻。我想着中国，可爱的中国将在这群年轻人的脑子里生根。这以前，我一个人说中国好，这以后，这一群年轻人都将说中国好，我非常满意，我总算作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我不会空过这一生了。我一定要为中国，曾经是我的祖国做些有意义的事，要学中国人不是为个人生活而生活，而是为人民服务。

这如泉水淙淙的音乐，震撼我的心。他将伴随我做更远的飞行。这次航行只是开始，真是好兆头。陈明说道：“过去常说祖国处处有亲人，现在更懂得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。”

飞机到了旧金山，是美国了。陈明的手表告诉我是八月三十日的清晨三点多钟。但这里的天色，已经大白，是上午十点钟。我们从北京起飞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九日十点半。整整飞行了一天，应该是三十日了。可是一问，不必问也知道，这里，美国的旧金山仍是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六。我们走了一天，然而时间好象停滞了。从航程上看，我们飞行了一万多公里，但从时间上看，我们象是向昨天飞行。周欣啊！周欣啊！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，如今婆婆坐在飞机里，一天，不是一天，几乎在同一个时候，就飞到了一万多公里外的美国，地球的另一面来了。哈——哈——我象孙悟空，也会变了呵！我的小外孙，你将怎样呢？变……变变变……！”

1981年9月1日爱荷华五月花公寓

二十九日又一页

在旧金山

二十九日上午，我们自北京起飞，十多个小时，飞越一万多公里，从东半球到西半球，可仍是二十九日上午，这天我们就在旧金山住下了。城市现有人口七十余万，华侨很多。

飞机沿着海边飞行，又掠过城市的上空。这里是丘陵地带，建筑占地面积广，建筑物并不密集，一栋一栋，错落在山坡和平原，星罗棋布，嵌在遍地的绿树丛中。建筑物大都是三、四层楼，只在银行区才有高楼，疏疏地耸立在那里。我们领事馆的一栋四层楼房就夹在两栋高楼的中間。领事馆的房子很好，我们自己作了一番改修，有办公楼、宿舍、娱乐室、招待所、餐厅、放映室，二层楼上室外的平台布置成了小庭院，中式的雕栏，中式的花棚，庭院里摆满了盆栽的鲜花绿草，这在异国是很别致的。可惜

的是面临别人的住宅高楼，把人的视线挡住了，辽阔蔚蓝的天空被遮住了，看得见的只是那高楼上一排排、一层层死气沉沉的窗户，虽然每个窗户上挂得有彩色的、白色的窗帘，实在有点煞风景。

马路上车如流水，行驶中的汽车象儿童玩具似的在宽阔的柏油道上绕着圈子，上上下下，接二连三。马路上见不到步行的人，也没有自行车，汽车不按喇叭，真是安静极了。

机场大门口，华侨很多，看见我们，都跑过来热情招呼，其中有几个是东北老乡，还有几个在东北插过队的小青年，听他们讲话时的乡音，我感到特别亲切。可惜时间不多，我们不能多谈。到了领事馆，同志们更是热情接待，午饭吃的是大米饭，烧黄鱼，烧豆荚，还有两碟中国酱菜。晚饭吃饺子，有醋、酱油、生蒜。怎么，出国一天了，飞了这么远的路，好象还是生活在国内一样。

下午没事，我们想上街溜跬，看看旧金山。领事馆的同志不以为然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们的人在这里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，不止一次，而是多次了。象我们这穿戴，这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新来的。我说：“我们没有钱，不怕。”领事笑了，周围的工作同志也笑了。我们不必再问，还是决心睡觉吧。在飞机上我们一天一夜没有阖眼，是该睡觉了。我们人躺在床上，心里惦着唐人街，下回来一定要设法去看看的。

旧金山，唐人街，几百年来，一代一代，我们的同胞在这里留下了多少苦难辛酸。我们的祖先，为了生活，离乡别井，飘洋过海，又为了有朝一日能返回故里，与亲人团聚，他们在异乡奔走流离，牺牲挣扎，省吃俭用，慢慢

地积聚了一笔血泪钱，很多人把这些钱，汇回国内，造福桑梓，支援内地。他们为了保持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，淳朴、勤劳、无私、纯真、充实，面对西方近代的一些腐朽的、空虚的精神生活，曾经自然地长期地潜蓄着无声的抗拒。现在他们在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面前，仍不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寂寞和苦闷。他们怀念先辈的坚贞，他们现在也在思索、寻求生活的意义和奋斗的目标。他们有的已经得到了安慰。我希望、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找到的，他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充实，更加幸福。

香港影片《野姑娘》

这天晚饭后，在领事馆放映室看香港影片《野姑娘》。

这两年我在北京看过几部香港影片，引起过一些感慨，也发表过一些议论。对于在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和从业员在艰难中的奋斗，我一向是赞赏、同情的，但对某些影片的内容、情调，总觉得不太合口味。可是今晚放映的《野姑娘》，虽说也是旧片子，却一反过去的印象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。

影片讲的是一个会唱山歌的农村姑娘，人称野姑娘的恋爱故事，通体采用影片《刘三姐》的曲调，以姑娘们、野姑娘、农民、船工与流氓、阿飞、少爷等的对歌，展开故事。歌词新颖，感情健康，并且非常生活化，极有风趣。有许多语言（歌词），如果不熟悉当地生活，是很难想象出来的。

我们所不喜欢的，一些不健康的所谓现代化的东西，影片里处理得很得当。比如摇摆舞，那群流氓阿飞和野姑娘对歌时，手弄吉他，摇摇摆摆，扭扭捏捏，极尽丑态，令人作呕，令人厌恶。比如武打，既不是对英雄们的功夫，滥施宣扬，也不是故作惊险，令人恐惧担心。流氓阿飞的耀武扬威令人嗤之以鼻，而船工之见义勇为却令人喜爱发自内心。再比如“脱”，朋友们告诉我，现在有些外国电影，几乎无片不“脱”，即使不是黄色电影，不是春宫电影，或多或少都有点“脱”。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一部，果然就是如此。但《野姑娘》片中的“脱”，只是一个悬念。流氓们对歌输了，恼羞成怒，想方设法，把野姑娘骗到客厅，想脱光一身，调笑取乐。观众不得不为野姑娘担忧。但结果却是老太太闯进客厅，一进门就被黑布蒙头，流氓、阿飞扑了上去。结果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时，只穿一条短裤，狼狈地站在那里，怒骂这群小流氓，而流氓们个个象从水里捞上来的落水狗，惊惶地匍匐在地，令人痛快大笑。后来流氓们又抢走野姑娘，拖到船房，绑在柱子上，饿狼似的正要扑上前去；野姑娘处境危险，观众为之提心吊胆，这时船工们突然出现，救出野姑娘。这里一点不下流，却处处扣人心弦。野姑娘与那个憨朴的船工的恋爱，写出了个性，写得曲折纯洁，不失去劳动人民的心灵的美丽高尚。这部影片既活泼，又幽默，在表现现代香港生活中，表现了健康的思想感情，继承了我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，这是难得的可喜的收获。我为之祝贺，我还留着更大的希望。

1981年9月3日于爱荷华五月花公寓

爱 荷 华

我们从旧金山坐飞机到了爱荷华，这是美国中部爱荷华州（Iowa）所属的一个小城。城里有爱荷华大学，约二万五千学生。还有一般城市所应有的服务行业，也就是为这二万五千学生服务的教职员工、银行、邮局、医院、百货商店、加油站、饭馆、酒吧、剧院、舞厅等，连同近郊农民，总共约五万人。城市商业区不大，只有几条街，错落落落，交叉在城市的中心。街道整洁，路边的建筑大体是二三层楼房，各种样式、各种颜色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。商业区的周围是住宅区，环境幽静。住房就象常在图片画册中看到的那样，一个凉台，一角扶梯，几个垂着纱帘的窗子，好象是舞台上的布景，又象是幼儿们玩的积木。那些红红绿绿黄黄白白的小屋，总会引起你幻想：那朝阳的走廊上，可能坐着一位白发的老太太，旁边偎着一只猫；那半掩的楼窗中，也许露出一截美丽的倩影；或者那草坪的秋千架上，有小姑娘头上飞舞的纱结。可惜都没